

國學基
本叢書
楊龜山集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845.21
5643

原序

道南一脈。真派相承。逮今六百餘載矣。莫爲之前。孰啓其後。而理學人文之盛。綿衍不窮。閩人士其可忘所自乎。龜山楊先生游程氏之門。當時一堂講習者。若游若呂。若謝。皆同門友。拔出儕輩。而明道夫子獨於龜山之行之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則是開閩學之淵源。接引來者。實自龜山先生一人始。在明道固已早矣。夫當先生時。士子獵取科第。幾數十年。一登進士。率皆奔走仕籍。卽求其矯然自好。謹難進之節者。已鮮其儔。安望能虛己從人。成名既六載。猶執弟子禮。以至於強仕之年。且立雪師前。好學勿倦。如先生者。宜乎載道而南。一傳而羅豫章。再傳而李延平。三傳而朱紫陽。他若蔡氏西山九峯。黃氏勉齋。陳氏北溪輩。相繼而興。海濱稱鄒魯焉。雖然。此非獨閩人士之幸也。自先生官蕭山。道日盛。學日彰。時從游千餘人。講論不輟。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而波及四方者。能無沂源於閩哉。向使濂洛而後。不有龜山。則豫章延平。烏在爲見知之。臯禹。俾河南周程之學。得朱子而集其大成歟。顧嘗謂道之傳也難。而道之行也亦難。先生弱冠登第。年七十。猶自縣令權教授事。越明年。乃得召入祕書。陳時政得失。未幾侍經筵。爲祭酒。復以攻擊奸人。力排邪說。不見容於朝。以去。夫區區一秩。碌碌州縣。始將老矣。而審諤大廷。雖及兩載。究未有以盡其用。道之難行。蓋如此。抑又聞之。遇有汗隆。道無顯晦。先生行年八十有三。自始進以迄退處。憂勤惕厲。歷始終如一日。若夫啓佑後人。鼓一時聾聵。用綿河洛之緒於不墜。道之所以傳。固卽

道之所以行也。噫。五星聚奎。應運而出。開中州道脈於前。長星垂象。應期以生。肇八閩道統於後。豈非天哉。讀是集。可以知先生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孔序

余不肖。叨仕延郡。於今上甲午中秋前數日。緣將樂邑令呂君取入科場。奉憲檄暫攝其政。獲謁龜山先生祠。得遇賢裔諱令聞。暨諸道契。一一接晤焉。繼惠先生文集屬余序。余不禁爽然自失曰。噫嘻。余烏得而序之哉。將以序先生之道德耶。先生道德自卓千古。將以序先生之事功與學業耶。先生事功學業。自在天壤。噫嘻。余烏得而序之哉。亦就夫先生之卓千古天壤者。強而複贅之可乎。因思六籍後。儒者著書垂遠。固在揆道樞。彰學奧。揭日月而行之。爲世範。士翼非第繡鞶。輓爾也。故文一而已矣。有學士一時之文。有聖賢垂世之文。夫一時之文學。欲其博。詞欲其工。格欲其古。或感事而發。觸景成歌。慷慨淋漓。率皆情至之語。雖其間有至有不至。則言成一家。亦足快炙一時。若乃垂世之文。則有異言。不本於聖賢者。不以著說。事不原於忠孝者。不以教人。崇正黜浮。羽翼經書。繼往聖。開來學。其道脈薪傳。歷千百禩而益光也。此其人自鄒魯以還。不可數見。惟龜山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氣質純粹。得於天性者深。本於地靈者復厚。生而穎異。長而神明。理固然也。方其矢志聖修。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北學於中國。載道而南。上接洙泗之傳。下衍濂洛之脈。一時被其澤。百代宗其業。猗歟休哉。人稱程氏之肖子。予謂聖門之功臣。盛德大功。誠莫與京矣。斯豈一時文士流。學成其學。詞成其詞。格成其格。自爲一家言者。所得而襲取之哉。雖然。吾猶有志焉。俾讀斯集也。法以誠正節概以立朝。自爲社稷倚賴之重。法其慈和誠求以親民。自爲民人攸

寄之隆。抑能法其毅然自命。專心致志。尊師樂道。以礪學。自造明心見性。聖統淵源之極。況閩爲天下才藪。績之厚者。流自遠。靈源玉華。又極天地孕毓之奇。繼先生而起者。自必有人。吾固爲賢裔。勉諸。猶共爲鏞士。勉諸。時順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尼山後學孔興訓謹識。



王序

自唐歐陽詹以詩文爲七閩倡。閩之人士。聯翩鵲起。霞蔚雲蒸。猶其盛矣。迺聖賢之奧。性命之蘊。則若有待焉。有宋名儒輩出。幾以百數。鼓吹正學。羽翼聖經。上傳洙泗。下接濂洛。海濱之士。稱鄒魯焉。然破荒開闢。實自龜山先生始。先生。閩產也。北學於中國。程氏之門。皆西北之士。得先生也。晚西北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道脈南來。宗師百代。先生之功。卓乎偉矣。歷世以降。未學多歧。家立門徒。人竊臯比。豪傑之士。於是恥之。然儒有真派。學有嫡傳。施襲孟冠。未可襲而取也。先生天資純粹。襟度曠夷。海闊天空。浩然無際。而道必求諸師。行必求諸禮。立朝則以社稷爲重。爲政則以親民爲先。當其安於州縣。不求聞達。力學不倦。守正不阿。及稍進用。則首排和議。專黜安石。至若撤燕兵。振威望。一統帥。罷奄寺。爭三鎮。問肅王。卓然正氣。炳人耳目。又先生之舉也。實繇元長。而攻擊其奸。不遺餘力。其造養之深。學問之純。出處之正。經濟之大。此豈世儒所得而襲歟。世之浮慕者。竊之。形求者。疑之。且謂儒術之末效。彼靖康之痼也。殆如臥者。望之。殺然黃。其色若死青之。茲雖公乘淳子。奈之何哉。先生之後。聖學大明。岷海宿海。實維伊祖。原乎巨星垂象。義熙先兆。應期五百。名賢篤生。豈偶然哉。道再四傳。楊羅李朱。一脈相禪。此猶儒者之大宗也。予寓延日久。四先生皆延產也。居其地而被其遺風。佩其文而想見其爲人。也有日矣。且兒曹一曾。曩叨鐸。西鏞。與先生裔孫。令聞暨諸文學。稱道契焉。兵燹之後。文集殘闕。聞生重付棗梨。余故忘陋。序之如此。古

雄後學王孫蕃撰

楊龜山集

王序



楊龜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宋史本傳

奏狀

表

經筵講義

卷之二

語錄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啓

記

序

楊龜山集 目錄



楊龜山集 目錄

卷之五

題跋

雜著

卷之六

哀辭

祭文

狀述

誌銘



5.21
564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宋史本傳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自少穎異。及長。天資夷曠。不爲崖異夸絕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生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登熙寧進士。調汀州司戶。不赴。往師程顥。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時。設位哭之寢門。以訃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醉侍立不去。頤旣覺。門外雪深一尺矣。時嘗疑張載西銘近於兼愛。與二程往復辨論。卒聞理一分殊之說。杜門力學者十年。始出。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諫官張舜民薦除荊州教授。浮沈祿仕。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公卿大夫皆尊信之。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往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宣和五年。蔡京因傅國華薦。召赴都堂審察。以足疾辭。六年。再召爲祕書郎。詔旨敦迫。旣至。遷著作郎。面對奏曰。堯舜允執厥中。成湯執中。先朝熙寧紹聖崇寧皆反之。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時疏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固根本。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區浸。以爲阻衛。人懷異志。一有緩急。禁軍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時因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又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

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聳動觀聽。漢之汲黯。其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并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可以制勝。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方田免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亟宜去此三者。又上言。今勤王兵四集。而不立統帥。雖李郭以九節度之師。不免敗衄。況諸路烏合之衆哉。至如童貫等死有餘辜。朝廷置而不問。比開防城。仍用闖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極言三鎮不可割。欽宗立。復抗疏言。金人駐磁相。破大名。越數千里。犯人國都。此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反割三十州之地與之。是助寇自攻也。又聞挾蕭王以去。此敗盟之大者。宜以爲問。責其負約。又姚古救太原。擁兵不進。疏請誅之。皆不報。會太學生伏闕訟李綱。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上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蔡京人所切齒。而論京罪者。莫知其所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無所不至。今日之禍。安石實啓之。當時司馬光嘗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已大驗。其著爲邪說。故壞學者心術。以塗其耳目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事。安石乃言。陛下能行堯舜之道。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其後遂有應奉花

石之事。又鳧鷖詩末章所言。本謂能持盈守成。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安石倡爲異說。以啓人主侈心。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其邪說流禍。至於今日。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詔從之。又言近日褻元祐黨籍。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言官未及鄒浩。皆得次第牽復。又著三經義辨。請毀三經板。時士子獵取科第。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議論紛然。諫官馮澥上疏力詆。時遂乞罷諫省。除徽猷閣直學士。改待制。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召爲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尋兼侍讀。三疏乞修建炎會計錄。并恤勤王之兵。及寬假言者。旬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德器早成。淵源有自。其推本孟氏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渡江以來。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晚居諫省。僅九十日。闢王氏排和議。其功甚大。子五人。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頤。最知名。

奏狀

辭免邇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惟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敕命。未敢祇受。已送祕書寄納。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爲職宜得剛明之才以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勳德之後蔚有典刑篤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懷然有古諍臣之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聖旨學官等竝罷臣自罷權祭酒切念臣退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謬蒙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卽位復被眷知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顧雖糜捐無以報稱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輕學術謬愆無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尙賴天度包荒未加竄殛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朝廷高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眊兩脛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

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三
十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冒聞天聽陛下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陛下迫於公議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四
二十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奉聖旨不允者臣不避嚴誅再瀝血誠上于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逮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致仕
六月四日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伏蒙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斥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
六月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解

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朝廷名器。有濫授之失。伏望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其二十八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悃誠。上干天聽。伏念臣年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睿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爲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搢紳。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十八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詔不允者。睿恩誤被。蔀屋生光。寵逾分涯。但深感涕。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爲安樂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遂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道。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降睿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其一

七月十五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叨被聖恩。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睿慈。曲垂矜憫。未卽棄捐。尚畀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

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涼薄所堪。伏望陛下追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宮。以安愚分。

其二十七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者。祇奉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自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躡等而授者。臣雖蒙除給事中郎。未曾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十二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惟延閣之命。尤爲華選。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朝廷修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紊典憲。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還成命。以實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

七月二十一日申省
狀附後建炎元年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伏遇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況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未得。伏望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船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申省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尙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在。某昨蒙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主上卽位。復蒙睿旨召赴行在。某爲舊疾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奏聞。辭免不敢居家。坐待朝旨。仍一面乘船自去。楚泗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某犬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任朝謁。謹具申尙書省。伏乞檢會前奏施行。

辭免工勝侍郎

十二月二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尙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任職。伏望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沾薄祿。畢此餘生。不部幸願之至。

乞宮祠其

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實貳卿之列。顧雖糜捐。不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俱艱。日虞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聖慈。矜恤。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

三月二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蒙

淵聖皇帝誤知擢居禁從。變輿北狩。臣以老病在外。無以自效。偷生忍死。負罪宜無所逃。陛下嗣位。特蒙矜貸。召寘貳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糜捐未足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瘁。心志昏昏。兩脛痺攣。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天聽。伏望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使垂盡之年。不至失所。

其三

辭免兼侍講

右臣以老病。上于天聽。乞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方欲再具陳情。伏蒙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衰病。目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今已逾三年。精神昏眊。手足攣痺。又甚於前日。豈敢冒貪寵榮。復居此職。伏望聖慈。察臣誠懇。追還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其四

四月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擢寘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聖慈。矜察。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生。

其五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宮觀差遣。奉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才。誤蒙睿恩。擢侍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躋。非

陋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懼旁招人言。自貽悔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瘠弱。晨趨殿陛。每虞顛仆。徒以食貧指衆。仰祿爲生。未能引年辭仕。冒寵僥求。負罪多矣。恭惟皇帝陛下。天度并容。無物不覆。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祿。以盡餘年。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學士之職。朝廷清選。如臣衰朽。豈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

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致武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聞天聽。竊冀祠宮之祿。畢此餘生。伏蒙陛下睿慈。矜憫。兪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餼廩。已逾二年。方時艱難。而茶然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覩顏。無所容措。伏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代虔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爲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爲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學。短褐不完。飯疏飲水。而束脩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亦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

廷尊德勵善之實。

表

謝除邇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薦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爲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爲祿。學不知方。自憐挾筴。以亡羊奚殊。博籥幾類。書漫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踐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親逢睿聖之誤知。擢實書林。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顧申公之無文。寧堪待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茲庸陋。亦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獎。惟虞夏之書具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謝竊以懷經世之忠者。常患無其時。有適時之才者。常患無其位。況值離明之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實在七人之列。是爲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今。學惟泥古。鑿頭鼠目。何意求官。馬渤牛溲。寧堪待用。顧天下之事。惟諫臣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涓流必受。大壑益深。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庸妄。獲與選掄。敢不勉勵前

修仰酬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踰人。補過盡忠。庶勉全於晚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賦材譾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揄選。空坐糜於饋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筋骸癯弱。屣履如遺。頭目眩昏。看朱成碧。日懷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屢竭悃誠。未回天聽。此蓋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瓦甃之賤。致茲庸陋。亦未棄捐。雖老馬已疲。尙羈於伏櫪。而敵帷之賜。終冀於深仁。

謝除待制

效職無聞。自宜力去。錫恩甚寵。尤在牢辭。尙叨延閣之華。仍竊直祠之廩。拊存備至。感激難言。中謝。伏念臣材不適時。學惟泥古。久安樸野。已難彊於筋骸。晚際休明。固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衆。又無以揚己而取名。顧蒲柳之已衰。亦風波之足畏。加之疾疢。重積凌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地。竊知出處進退之節。敢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私。未令失祿。暨曰還於祕職。遂冒貢以忱辭。雖盡力於循牆。猶忝榮於持橐。向非全度。何以曲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旁燭。欲招徠於忠直。庶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能而知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頽。薦膺眷渥。臣謹當祇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迫桑榆。勉報丘山之重心。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謝賜詔乞出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宮官。賜詔不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毫無能爲。寢墮職業。老不知止。有視面顏。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策。尙資薄祿。以畢餘生。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瀆。愚衷已竭。天聽未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擴大度而并容。恥一夫而不獲。致茲庸劣。亦未棄捐。荷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迫桑榆之晚景。徒積兢慙。敢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修。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榮過分。愧懼交并。中謝。伏念臣以垂盡之年。適多艱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俱耗。日懷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自命奇窮。已絕榮望。眷恩俯逮。奚殊罔象之得珠。天祿坐糜。幾類支離而受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所及。下民不遺。致茲妄庸。亦與掄選。涓流何有。無裨溟渤之深。老馬已疲。終冀敝帷之賜。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質生光。誤膺華袞之襲。濫廁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懼交并。中謝。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

流落半生擢實經帷。歷侍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強。罄愚衷而上訴。荷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宮之榮祿。錫之顯服。束以精鏐。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蓋皇帝陛下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動植。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茲致衰殘。亦未捐棄。敢不益堅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效勤。而圖報尙期於結草。

謝轉官致仕

引年辭祿。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慙非據。恩逾始望。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羈窮。性姿凡陋。鬻頭鼠目。何意求官。馬渤干沒。寧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薦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置七人之列。復玷貳卿之聯。無補毫分。空糜餼廩。寢以年齡。晚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宮。踐更歲律。姑遂投閒之請。苟逃寵冒之羞。誠意上通。愈音下逮。退伏田廬之陋處。猶兼延閣之清名。顧臣何人。辱茲異數。此蓋皇帝陛下體乾坤之覆幬。橫日月之照臨。大德并容。神功不宰。凡厥稟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茲駑乘之已疲。亦獲敝帷而不棄。雖謳吟藪澤。阻陪獸舞於虞庭。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賀正旦代慶守作

陳輅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中謝恭維。皇上陛下。聖敬日新。勇智天錫。大明繼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衆星而環極。修禮文之廣被。表聖日之光華。願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附以名藩。玉陛稱觴。莫廁鸞鷲之侶。虎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經筵講義

尙書

吉人爲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分也。舜雞鳴而起。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爲善惟日不足也。丹朱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爲不善惟日不足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犂老節

犂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沈湎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罔有悛心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爲朋。淫湎肆虐。故臣下化而相滅。上下相比爲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天而已。夫淫湎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竇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爲之子。其聰明足以教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天矣。天所以祐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後於杞。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於萬方百姓而已。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浮于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讒諛日進。而法家拂士。衆所共嫉也。分而爲用。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慎終追遠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備此三者。而末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故五十而慕。孔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以哉。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飽。居而安。亦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爲也。夫敏事則有功。慎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爲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志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爲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平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以天下爲心者。蓋如此。後之爲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君子求爲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爲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爲尤甚。蓋君子小

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臯陶爲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爲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繫。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暱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二

語錄

荊州所聞甲申四月至
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觀孔子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

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褻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己耶。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爲子擇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爲直。而孔子以爲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爲直。亦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主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糲粟庖人糲肉之義也。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

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少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以爲是。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旣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卹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輕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

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修介潔者耶。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此則其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稱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爲是故也。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弟盡兄弟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韓信用兵。生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卽其臥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尙未知。此與棘門灞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卹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易之恆曰。浚恆凶。此恆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議論可聽。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爲己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爲二。心迹旣判而爲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

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頌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概與之也。故假此爲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頌。秋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爲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爲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是爲不善。今也無問其欲否而頌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爲。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爲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貴。

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數。付有司爲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奸。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皆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卽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徵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爲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爲不足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爲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爲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爲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而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綫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卽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旣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才。命爲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他中書舍人爲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爲之。其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敕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爲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辨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爲君子。曰。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焉。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亦不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詔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爲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爲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侈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於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尙不欲毀耶。以夢寐而復。旣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爲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

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
至六月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旣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著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因言人君諭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卻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仁宗時。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以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爲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爲易矣。據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仁宗是也。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卽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爲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不動。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止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閔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穿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卽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目。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縣隔。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神宗處。若下註腳。儘做得謗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真欲人之謗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爲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爲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民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室。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爲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迹。罪

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今乃以爲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令分明。今反謂他門亦嘗謗訕。不惟效尤。兼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一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已心說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性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爲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

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年富家知此息也。官中派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爲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寡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年五十者。自此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年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爲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爲甚。若只許土著人就本貫收養。亦易爲檢察。而其弊滅矣。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何如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

周公孫碩膚赤烏几几。聖人蓋如是。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善。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永清之議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卽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慝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

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奸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巳。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神宗賜金荊公。荊公卽時賜蔣山僧寺爲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爲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荊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尙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

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貶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爲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以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爲桀紂者。比奏御。真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卽是出時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爲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耶。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

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爲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爲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敘。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肯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爲常有疑焉。故問。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爲如今不用著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二南爲王道之基本。只爲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

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爲此論。至今人以爲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爲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歉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祖父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

賜之爵命。至其宜爲博士。乃復以爲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大小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旣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錙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太甚。纔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揚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他取揚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已丑四月。自京
都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非本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人聖之僞。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

關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也。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惟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惟義之從故也。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之臥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尙知如此。又況不爲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爲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妄作。豈正理哉。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真箇不去。得他人到此。須容情與他去。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爲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爲小官。則其

剛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旣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爲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爲苟去。乃所謂遲遲。若他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他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語不契。明日遂行。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三

書

見明道先生

某鄙樸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嘑。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於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稱於世者。概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雖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誠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竝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因以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尙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埽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爲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先帝睿聖。方將大有爲。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卽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迹。而遇清風也。幸甚幸甚。不知吾鄉亦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失。

其二

近日不審爲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

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不已，宜爲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爲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區區不敢默也。惟亮之。

其三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宦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寄程二十三其一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潁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浸爲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潁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游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其二

爲別條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間。彼此曠絕。傾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尙遠高論。暑毒切冀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別不審爲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進未易量也。某諸況如昨。無足念者。未閒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欲然。每以爲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沈下僚。不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兼備。蟬蛻囂塵之中。俯仰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有間矣。此固哲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二篇。輒洩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與鄒堯叟

堯叟名壘。劉執中壻。

邇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酬。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秋涼起居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

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色。以昏聩其耳目者較之。其亦足樂矣。惟是不親師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爲國自壽。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瞽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爲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爲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馱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尙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亦紛紛譏誆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辨。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

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某以爲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某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於國華忝爲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卽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爲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卽謂之立黨尙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者。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爲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爲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卽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說。此爲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僧者。則作詩以獎就其志。若有美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缺舌之人也。王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某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釋老。某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

至觀越之都。望其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爲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轅者也。尊佛老爲聖人。是指吳爲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爲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某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某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某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旣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爲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俞仲寬別紙其一

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亦爲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譬。使少變其習。近得吉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尙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論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爲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惟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

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爲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爲，孰謂人而爲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爲烏鷹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額，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於左右者，故輒及之。莅事間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一二，莫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輒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自畫，爲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析聲病，爲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驚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歉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幸幸，好德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帥諸生詣門，嚴師之禮，自近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矣。

寄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早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爲別踰月，不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爲

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爲執友之游。顧何足當。自惟直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爲學之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惛懦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不可彊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己之有。挹公之餘。以相扶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樂。至今猶以爲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歟。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未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俗。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尙賴朋游共學。左右提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一。未開惟力學。慎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敘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天下泯然。莫以爲非也。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錄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閒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禮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尙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彥脩其一名委仲 寬子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獎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諭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亦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能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充之。使吾胸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浼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某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爲世累。羈纏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淄磷歟。從游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已。

答陳子安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爲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爲貧。蓋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古之爲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饜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義。雖賈儉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播間之爲也。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爲安乎。前書詔爲祿仕者。殆爲此也。子安之學。究極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堪。而不失義理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爲貧而仕。古人無有。則子亦未敢聞命也。

與陸思仲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爲己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

志於俗尚。齊驅竝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爲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爲之歎息也。且佛之爲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以一杯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纚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牆。然亦不爲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卽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卽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卽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卽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爲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生死。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爲佛之徒者。將以爲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爲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微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爲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爲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爲可畏者。此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

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爲不足聽也。子之爲是也。內則貽吾親之憂。外則干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幸甚幸甚。

謝程漕文

某、閩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寘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望烏履。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踧踖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道。竊曠。故不敢輒恃。昔日眷遇之私。妄進一言。上浼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爲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爲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瓌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往往以疏逃無先爲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之。非執事敦大兼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盡。識然嘗側聞搢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爲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爲士大夫談評訕笑。用覆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



至於章編三絕。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浼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答李杭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居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樵僂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爲堯舜者。亦力於爲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

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爲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卽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

嘗謂舜蹠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爲蹠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爲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爲舜之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名漸字正仲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爲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聲聲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

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鬪天下之諸侯。斂爲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撻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輻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鈇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怱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爲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爲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爲明。哀斂爲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卽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爲寬厚。以自媚於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俗尙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爲世變。

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爲部吏。幸得振衣斂板。朝夕進趨於左右。自惟碌碌無可稱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疏逖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爲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

某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食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聲迹昧昧。不敢輕爲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爲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爲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於左右也。殆以爲後日論教之資也。

代人上江令

士以賢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爲道。其次爲禮。其下爲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爲仁。此爲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爲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爲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爲名也。爲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亦不願乎名之過實也。某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於四方。某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奔走車塵轍迹之間。得聞警欬之音。睥而盎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莅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夙昔爲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志。冒進於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牆。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稱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與游定夫其一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幸有魚稻鶉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

人處之。差爲便耳。太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幸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歛羨耳。志寧曾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只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其二

某窮居習閒久矣。乍爾莅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勉。亦不敢苟且自墮。事有閒卽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旣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宜亮之。固不敢默默。亦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實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彊聒爲恥也。敝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三

易傳後序。顯道爲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師。與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敘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祕藏。不敢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亦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爲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其四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爲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閒居無事。可更博爲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候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爲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悅。未有姦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爲上爲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爲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爲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某之所知。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一盼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答陳瑩中其一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旱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

是也。揚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爲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爲二說。皆深所未諭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二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論。三復來貺。益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在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升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爲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答胡康侯其一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諡法。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諡。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雍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二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脫藁即附去。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

其三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絕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冊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爲賊棄毀。僅存一

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冊。尤荷畱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爲之著論。以正王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款曲當錄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其四

便中辱賜教。伏審邇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衰朽杜門。纔適閩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西鄰。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惻惻不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合。未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爲慮也。世事如此。奈何奈何。示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毫楮可盡。餘寒未解。惟冀爲道保重。副此頌祝。

答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義。爲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獎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爲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陋處。公可自以意。

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爲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答呂居仁

承問格物。向答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下之至蹟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答胡處梅

示論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某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穿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穿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穿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穿。則人孰爲不善耶。若夫格物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爲。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答練質夫

辱書問以所疑。以某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

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以質夫之篤志彊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詔使壓境。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許少尹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學之富。必有沃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久不振。佇聞鳳鳴。副此願望。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爲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通名於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爲小人之歸。誤辱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不敢冒進。爲門下必蒙見亮也。末由一造台屏。姑勸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四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蒞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顧茲百里之重寄。實惟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謂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材。刃發新礪。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某者。驚駘下乘。樗櫟散材。自惟御轡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恥爲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樂。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爲貧亦聖人不免。猥從科舉。誤玷搢紳。庶乎餼廩之微。足爲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並衰。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意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缺甃。寄鷓巢乎一枝。俯仰終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相忘。脫朽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沈浮。奈何糟粕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暖嗟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參選調。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躔。輒去衡門之陋處。惟思

竊食何路進身。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上黷。豈圖異寵。遽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兼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之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允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已知。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莅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已兢慙。竊聞以身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忠者。人臣之明義。懷握瑾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溷。猶不爲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墮。居下者以難仕爲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爲末事。公論一廢。私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某者。賦材疏拙。稟性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馨頭鼠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渤之汗。寧堪待用。已絕凌霄之望。方圖竈祭之安。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脩。遽玷齒牙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舊學。益勵前脩。驚乘何能。幸嘗駘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馬通直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未遑竿牘之脩。遽辱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宸綽。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摛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絨故鄉。聳一時之榮觀。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漂纓於外寄。寵章顯服。佇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覲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靡於餽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側身方俟廢歸。絕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愧來并。竊念某識昧趨時。仕惟爲祿。遇事直前而動多召怨。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驢之技。窮年無補。終爲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疵。或恐丹青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輒取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羣言並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疏遠。致茲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脩。益堅素守。鶴鷄何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駑馬雖疲。十駕尙期於千里。庶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卜璧前陳。願何求於燕石。秦醫並畜。俄有取於豬苓。省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

聖人之時。環轍載贄。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爲汗。操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爲辱。永惟出處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況值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爲急務。士知不穀爲可羞。故韜光晦迹者。棄巖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廊廟之志。願茲千載之興運。是爲希世之罕逢。凡有見聞。孰不奮勵。如某者。學惟爲己。才不逮人。徒襲父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並驅夷路。自慙跛鼈之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鋒。驚乘何能。幸嘗驂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薙草葺石。闢地爲齋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盡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康莊之衢。負城西南諸峯。首尾盤厲。聯互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壘

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搢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論。不開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削。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麀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沉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於隨。剛不憤於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銜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干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竄隱匿。未形於事。

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蒼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卽縣庠爲祠堂。常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爲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爲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爲之書。

記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庀材鳩工。以終其事。

教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卽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爲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爲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鋤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己。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概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於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爲時善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置之學校。使後生晚進。目睹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於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爲務。乃與其令謀。卽縣之東。

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爲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所謂然歎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甍。增於前。用人之力。與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旣而邑之士蕭顛。以吳俊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爲記。予爲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爲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爲之的。則莫知爲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爲的耳。然仁之爲仁。聖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膺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觀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君子以德爲輿。以忠信爲輓軌。以志爲御。以古聖賢爲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爲驂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也。乘飛輪之車。御遺風之駟。鄭女曼姬。扶輿挾鞚。發軔乎康衢。梃輪於椒丘。銜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爲也。是二樂也。不相爲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醜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圻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依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爲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物其中。盡環偉絕特之觀。輿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圻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爲酖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爲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爲玩物喪志。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將長有此樂也。余君。予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爲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於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於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爲記。予爲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童叟牧豎。下逮窮髮荒誕無知之民。皆知其爲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踧踖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

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奇邪慢戲之物。日襲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爲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爲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爲邦家之光。況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救弊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

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尙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闢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藝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子曰。子非多學而識之。子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陽吳子正。予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爲別。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爲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尙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耶。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鑲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

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有文采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其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耶。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牆。足未踰闕。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鬪靡而已。是烏用學爲哉。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爲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言爲然耶。其未以爲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廬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

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以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也。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容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勸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舍。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沒。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貢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則其去本寔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之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卻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牆。庶乎可窺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在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爲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

其意忘言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卿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礪。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卽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昵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己。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誣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眞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辯明者。公旣沒。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眞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敍。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卽馳往省之。見其茶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

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況餘人乎。然試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者。寬裕溫柔者。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也。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自名。可謂知任重矣。子願以仲遠配子之名。蓋將期子於遠也。夫任重而不知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爲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爲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無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閒而語子曰。平之名久矣。未有知其爲倒士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士。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思之。意者殆天將啓子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乎。不然。何神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武易之。吾子姑爲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舊之義也。子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爲之言曰。夫一體之盈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兆於彼而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業謔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應天者。亦求諸己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文。請字曰文伯。并爲說以紀其事云。

謝君詠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禹稷臯陶之爲臣。相與都兪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惟稽古耳。況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揚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其所著詠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溷於閭閻阡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並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五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不可易爲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爲榮。而以爲懼。然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闥。而海內丕變。雖懼於前。而垂名於後。其爲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於後。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攜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爲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跋鄒道卿所書女誠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爲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況於女子乎。故膏粱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於耳目。其不淪胥而散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閒出道卿所書女誠示予。極稱其稗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而興起者。其於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爲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爲彊。何以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挾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爲之

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予。非博極傳記百家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自敘。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爲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爲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爲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爲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諡爲明誠。中子以諡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奧。而引據精密。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溫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於此。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

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性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之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以諡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諡，貴幼不諡，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諡之，諸侯相諡，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諡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諡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座，有正月十六日。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沈公文通。二公奇其文，引爲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是時顏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暱之私，脅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爲也。郡守高郵孫公覺尤深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

劇賊竹軍者。士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陶行縣。聞流言謂士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欲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今以道路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徵公爭之力。幾爲淫刑濫誅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蹙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道卿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忤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爲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旣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跋溫公與劉侍郎帖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冤之。無敢言者。獨文正溫公抗章於廷。諍之事之本末。安撫參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敍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復興歎。乃附其說於後。

雜著

書銘

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雞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奈何。予告之曰。夫雞烏能爲不祥於人歟。其自爲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爲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爲言默戒。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苟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貴爲鄉閭大姓。其爲人。忠信愿慤。不安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閒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

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爲。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搢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汗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己。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爲如何。故特爲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己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爲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於其末。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六

哀辭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殫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爲勤矣。然其支離蔓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

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切。全體而分剖。駕異端而並逐兮。駢支轂乎多歧。互于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勑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厲兮。尙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予敢知。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關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任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諒曲在而直推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傍。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彝爲學。鏘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不爲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爲詞章。遂以名稱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莅官。雖冗職。必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鈎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藉甚。益歆慕之。尙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

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於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爲辭以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郭鄂兮。邦國之禎。應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紮芳輻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末所如兮。旣實爾德。執云殫兮。胡嗇爾壽。忽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恨於懷。曷由除兮。

祭文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卽死。而頭童齒豁。煢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已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狀述

先君狀述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爲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爲農家。至先君始勵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形於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問也。及聞其從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月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爲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名於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爲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鄩。少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爲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爲曾氏。巫生阜。阜生哲。哲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爲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眞宗爲名臣。於時薦登臚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安簡公開其賢。請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躋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

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留一郡有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迺以公爲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鞏入判太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慤。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常目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修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鬢髮盡變。服除。入爲戶部郎中。復遷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傅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數月召試。卽眞。遷實錄修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卽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失亡爲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諂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可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議所與。咸爲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爲不正。及有非理事十

餘件。簾中怒甚。以爲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譏毀。黜之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爲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人信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爲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爲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爲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譴之。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爲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卽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

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寧。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爲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韋城縣民侯僂者。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至微末。恐不足以煩詔旨。以啓侍門。又言。近日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契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爲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爲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

回之理。但常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卿材當盡入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似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爲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孫村口。有無未及利害。如孫村口不可脩。卽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衝命而出。不知果何爲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州。徙景先陝西路。公方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爲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況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災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車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爲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疏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爲患。公拒其議。使者以語誅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

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畱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轍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廚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尙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旣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自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狎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畱。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爲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爲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覲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秦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卽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籠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曾某可用。魯公爲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卽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

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爲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爲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二詞白上。言陛下旣赦其罪。俱當著明聖恩。殺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爲不稱職。卽乞罷中書舍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敘。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惟是游魂枯骸。未蒙聖澤。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殺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發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兼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爲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座右。畱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於盛德有

補萬一。又言伏觀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愚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卽尊位。方當勵精爲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爲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墮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卽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疏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爲無累。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章帝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冊。爲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顏嬰鋒。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爲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爲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緘。

時議者又言上當爲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爲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魯公稱上命。公推此意爲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爲取。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敘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滿盈爲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卽位。首召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閤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爲。是時守勲方用事。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月。歲旦之夕。赤氣互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人精禋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稱耄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臥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於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遷爵秩。授公散與魯公。還郎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沒。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勳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郎。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睥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卽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爲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疏戚之間。不爲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撫其華。雕繪組織。爲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爲己任。出藩於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圮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爲不足道。故略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外國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胸山還朝。某官某送伴遼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

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爲外服欽慕如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爲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沒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器用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爲之泣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於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尙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夫人。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強氏。累封和義郡君。尙書祠部郎中。二司戶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宜家。有子八人。長曰緄。通直郎。知揚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縱。承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絢。宣義郎。監兗州東嶽廟。統。將仕郎。監應天府柘城縣稅務。絳。將仕郎。監睦州酒稅務。緯。承務郎。權知泗州招信縣丞事。續。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佇。二尙幼。孫男二十八人。悵、恪、慥、悅、懷、悟、愷、悌、恂、懋、怡、恢、恠、惲、慙、慙、懽、懽、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結主知。朝廷每修一書。必以公爲選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尙書講議八卷。曾氏譜圖一卷。公沒逾二十年。今天子卽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謚文昭。公久在論思之職。參訂國論。獻替爲多。兵火之餘。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史氏採錄焉。

誌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爲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爲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溢也。於是相與爲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旣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爲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旣壯。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閑邪寡慾爲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鑄論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爲愛己也。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負人。蓋直道不苟。其自信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女。配於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歡心。先先生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

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改適。皆其醞藉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衝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之姿。睥然可見。不問知其爲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輶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躡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墮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折爲二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宜莫如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寶不耀。器藏於身。多文之富。曷云其耀。學無欲滯。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難弗堪。潛德愈光。歷衝之原。望之釋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於魯國之邾。唐季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爲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彝爲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爲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於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爲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慍。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

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怒。先生以爲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隨之。其莅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決獄聽訟。鈎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始克葬於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黃宗塢之原。娶劉氏。先生彝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嗚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尙誰尤。故敍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君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紮荒軀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草圖兮。自爾遭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壘兮。黃宗之原。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渝兮。

李修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於家。歲八月二十有八日。葬於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峴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爲諸生。肄業於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略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遺矣。宜其有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爲邵武人。曾祖諱待。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廣。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太君。繼妣饒氏。累

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於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絕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卽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暮年之閒。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藉甚。所至學者。景從。羸糧重趼。越百舍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泊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爲。今之學者。莫能爲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爲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聲言行邑。公迓之境上。則以溫言慰薦。且詢令所爲。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正色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廳。於是部使者以公爲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是以是知公之器度爲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置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爲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爲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盜論。乙乃止當杖。審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始愧服。然公猶坐嘗書簽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郎。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爲軍。廬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

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略安撫司。句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奇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爲呂公陳方略。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諜言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櫓。彼將以我爲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殄羌威羌等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因上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招置之法。爲足食足兵之計。懲二寇輔車相依之勢。以備不虞。識者以爲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議郎。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句當公事。未赴。改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當累政。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卽位。覃恩轉承議郎。勳武騎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略以謂總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尙宜許之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鄜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勳雲騎尉。久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爲盛德事。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勳飛騎尉。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爲重。非通知今古之

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畱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畱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勳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畱爲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儒。曷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八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參詳官。移太常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塔也。以公聯姻婭。亟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批其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爲禮學。方布衣時。已預備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纔一閒。盍少畱乎。公笑謝之。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修撰。知鄧州。兼西南路安撫使。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常命官修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爲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盍命左右司略倣前制。爲一書上之。以資觀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爲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爲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綱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於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宮祠。朝廷意公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勳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爲娛。澹如也。子剛。爲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

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陵江漢垂綸之句以答之。貴公咨美。還朝。每稱於諸公間。以爲不可及也。及綱爲尙書郎。勾迎養京師。除公提舉禮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頃之。以足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爲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毋以吾老爲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公喜見顏。問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旣除饒氏喪。盡以資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制右廩入之餘。一以付之。置不問。其後禮祀許及晷親。卽以與其子緯。其教子以孝弟忠信爲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爲小官。喜周人之急。祿雖微。不爲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義。以公爲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泐然無城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臚仕者相望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爲考官。其所取多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惟嗜書。無他好。幼學嘗苦無書。旣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遇泰陵。進位承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爲兒童時。甥舅自爲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極。黃公已均逸於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

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襟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至其睿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爲世變所移。則有人所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名。公爲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從容進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各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款塞之質。下寬大之詔。以安羣心。釋朋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揚。公置綰前日論己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綰事之非。元祐紛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祿之爲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寬宥之敍。而不知疏遠嫌疑之爲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爲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迺適王室。曾無內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耶。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累贈濮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譴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

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於家。銘曰。目無全牛。奏刀晝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亡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萎。讒波稽天。鯁議直辭。如防在川。羣言不孚。咸底於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爲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湮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皎如星日。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

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清河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卽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申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臯卽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爲監察御史。勘磨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勘磨轉朝請郎。知漢陽軍。勘磨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衝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於和州含山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僞。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多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糝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學道。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尙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大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姊妹睦姻族。人無閒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

男六人。擢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卒於官。擬掾。握皆蚤世。損迪功郎。前授歸州司兵曹事。揆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銘曰。嗚呼天乎。故不慙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再版

國學基
本書 楊龜山集 一冊

(84226)

每冊實價國幣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楊

時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E11104平

章

台

國家圖書館



000020031



21
3

籍